

福建小说家丛书

白城无故事

丹
娅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白城 无故事

丹 娅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白城无故事

福建小说家丛书

丹亚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2.12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640-247-0
I·201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猜想的乐趣

——序《白城无故事》

南 帆

猜想是一种乐趣。

如果允许放纵一下自己的爱好，那么，我愿意从《白城无故事》开始一个猜想：丹娅的小说韵致何种程度地受惠于她的写作环境？

迄今为止，丹娅依然驻守在那个葱绿的海岛上，驻守在南方海滨一所既喧闹又寂寞的大学校园里。那里阳光彻亮，四处攀援着种种亚热带植物，山坡上斜斜地挤满了相思树、龙舌兰以及一些叫不出名的灌木。更高一些的峰峦裸露出黑黝黝的岩石，如头颅，如拳，如牛犊，如象。傍晚时分，海风如期而至，在所有的枝头制造出阵阵轻微的呼哨。当然，这一切无不由于海的簇拥而生动起来。海浪时时拍打这所大学，轻柔而又雄浑。这是陆地边缘平静的一隅。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作，丹娅是否能够倾听某种天籁之音？

于是，我想到了丹娅小说的悠然和温婉。丹娅的小说很少让人体验呼号、沉郁、狰狞或者激烈。我说的不是丹娅的故事，而是丹娅的语言节奏与语言韵律。语言即是一种心境。这就是说，何种气氛呵护住丹娅内心的清朗与和谐？

丹娅的语言秀逸灵巧，具有一种柔和的活泼，某些局部不乏诗意的奇句警句。然而有趣的是，这种起伏之感在丹娅的语言纵深却逐渐隐没了。我更多地从丹娅的连续叙述之中体验到雅致、舒

缓、宽容，体验到一种内在的安宁。丹娅从容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她的语言似乎同故事保持了一段距离。丹娅的叙述很少忘情地卷入故事，为故事当下的紧张性裹挟而去。丹娅习惯于缓和的故事，或者说，她习惯于用叙述口吻将故事处理得缓和。丹娅的语言隐隐地暗示了她在故事面前为自己设定的立场。她愿意让自己站到故事的局外。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语言亦即他与世界相持的方式。作家用语言重新造就一个空间；如果用海德格尔所喜爱的语汇说，用语言造就一个诗意地栖居的家园。在这里，作家有权利为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位置通常表明了作家所欲扮演的现实角色，或者表明了作家所欲介入现实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丹娅无形地通过语言调节个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她更乐于恬淡的静观。这种静观的姿态是否有理由追溯到写作环境的潜移默化？——我继续猜想。

我知道我的猜想涉及“写作环境学”的种种有趣问题。许多作家都对自己的写作环境斤斤计较。萨特喜爱在咖啡馆里下笔千言，普鲁斯特却必须躲入完全隔音的密室里字斟句酌；契诃夫年轻时可以在面对闹市的窗台上写作，马尔克斯的理想是上午在荒岛上而下午返回大都市。对于一个作家说来，适宜的写作环境具有何等意义？

当然，猜想仅仅是猜想，猜想并不享有结论的权威。

其实，我也十分熟悉丹娅所驻守的那个海岛、那所大学——我也曾经在那里求学数年。我和丹娅均毕业于厦门大学，只不过我高出两个年级而已。不过，我和丹娅的真正相识是在离校多年之后，在一个文学方面的会议上，相识之后就有了陆陆续续的相遇和交谈。

厦门的一次文学友人聚谈之中，我见到丹姪为一位慕名者题词留念。她在对方的本子上写了“幸会”二字。旁边另一位熟悉的友人告知，“幸会”是丹姪最为喜爱的题词。我不禁莞尔一笑，突然又若有所悟。

按照我的想象，丹姪的“幸会”并非一种客套或应酬。“幸会”包含了对于人间缘分的感叹。丹姪大约某种程度地相信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无论这是叫作神、上帝、命运还是气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神秘的力量会在某些时刻发出声音，引导凡夫俗子横渡人生，或者安排聚聚散散。或许丹姪可以想象这种力量，或许丹姪曾经体悟这种力量，重要的是，这将使人的内心有了一个托付。

丹姪小说之中的内在安宁是否源于这样的托付？她的恬淡与宽容是否隐含了对于命运的信赖或者无奈？——这是我产生的另一个猜想。

我不止一次地在那个海岛上见识过台风。狂风呼啸而来，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海里涌起了狂浪，如同千百匹野兽奔腾而至；岸上所有的树枝都弯曲到最大限度，挣扎出一片哀号；一些枝叶茂密的大树甚至连根拔起，委弃于地。在持续不断的玻璃破碎声响之中，倾盆大雨不可一世地横扫万物。台风之后，四处狼藉，但是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种肆无忌惮的伟力曾经活生生地存在过。

不知道丹姪如何体验台风？不知道丹姪是否可能为自己的小说制造一场台风？不知道丹姪会不会释放出一阵狂暴的呼啸，并且冒险地让它冲决风格的堤坝，毁弃昔日的温婉，抛去雅致的情韵，重铸另一个迥异的艺术洞天？不知道丹姪的内心是否潜伏着这种愿望，或者积聚着这种力量？

的确不知道——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猜想允许模棱两可，

悬而不决。

丹姪囑我为《白城无故事》作序，我辑录到了一些零散的猜想。这当然仅仅是开场之前的助兴，一切将从下一页正式开始。

1993年8月21日于福州

目 录

猜想的乐趣

——序《白城无故事》	南帆
白城无故事	(1)
变奏	(31)
别了，椰子树	(109)
秋魂	(145)
门	(185)
紫裳	(204)
瓷鱼	(221)
那头是吾家	(235)
玉箸岩	(252)
周末无颜色	(276)
我与太阳	(296)
后记	(380)

白城无故事

在很多人很会编故事的今天，我仍然还是拙于编故事。与其说我根本就没从娘肚子里带来编故事的才能的话，莫如说是我处在一个根本产生不了故事的地方。再直截了当地说，即我们本身无故事。

按道理白城这块地方从前应该是很有故事的。在一片坡地上，黑瓦白垩粉墙低窗宽户的小屋，高高低低时隐时现在浓密的相思树、凤尾竹、长春藤、三角梅摇曳的影子里，不仅是很有异国情调，简直是很神秘的了。据说这批房子是当年的日本鬼子盖的。我猜想这里面的故事就不会少。譬如说，日本鬼子盖了，住了，然后走了。走了以后还有谁来住？美国佬、英国绅士？法国夫人？白俄贵族？最后当然是中国人住。住了一辈的人，这辈人里有倒霉的，有腾达的。不过在文革中，大学解散，他们统统都得走开，不知是谁占据了这些屋子？到学校恢复，再搬回来，新一代人已茁壮成长。接着，白城四周远近盖了许多高楼大厦，大家伙乔迁新喜，永远告别白城。上帝，想想看，岁月历尽沧桑，这里头有多少缠绵悱恻，多少回肠荡气，多少喜怒哀乐，多少生死存亡的故事！但如今，白城人去屋空，白城败花残柳，白城屋老珠黄，白城的风流轶事无人知晓，一任四周的绿色植物疯长，犹如绿色的坟墓把自己静悄悄地淹没，埋葬。

至于我们来住白城并不是什么故事。我们来白城住只是因为

我们想住白城。既然白城已是空城，学生有规矩住不得，新教授老讲师有规格不屑住，那只好我们这些老助教新讲师们来享受了。我想的是白城的小屋里有一个小间，那个小间校房产科无论如何精打算盘也塞不下第二个人，那么我就可以逃避住了很久很久的四人一房间的既定命运。虽然四个人共住很热闹很热闹，可最后人人都为长期没有自己的隐私而痛苦，何况我还挺信奉一定的空间自由是一定的思维自由的保证的说法。我总觉得我编不出一个好故事来肯定与环境很有关系。

除了与我同一想法的大有人在外，还有着各种各样别的想法的居住者。我所知道的有住同一院落里东幢的美声。据说美声以前是学吹箫的，但他现在不吹，否则我们就大有耳福了。想想看，一个星疏风清的夜，明月上树梢，那若有若无沉郁缠绵的箫声伴着紫罗兰的幽香四处飘浮，是何等的写意。我后来去过美声的屋里，果然看到洞箫做为一种很别致的摆设点缀在美声的墙上，同样也很别致地沾满白色灰尘。美声改行去新闻系做政工，并在拼命学日语。与洞箫相比，那日本话可真像把锯在凤尾竹竹叶上钝锯一般，令人不寒而栗。美髯很精辟地说过，实际上美声不该放弃深造洞箫。高山流水，清音雅韵的洞箫肯定会比日语更快地把美声引渡去日本国。我们都觉得这话有道理，日本国一贯崇尚中国文化，看看日本的那些茶道、书法、中国画、商店招牌、报纸标题诸如此类的东西就知道了。美声搬到白城来住据说就是想白城的日本式房子。低而宽的窗户，宽而亮的拉门，还有走路能出许多响声的木质地板。尤其是拉门，据说美声要搬来时激动万分。他永远难于忘怀已息影多年的山口百惠跪在拉门边，一边啾啾啾拉动门扇，一边轻启朱唇，卷珠吐玉般地唱伐木歌的情景，美声就是奔这个情调来的。可美髯他们有点怪怪地说，美声去了日本国，一定会当日本鬼子的上门女婿，嫁个日本珍珠女。我认真地

想过，这可能会是个挺刺激人的国际故事，可惜的是恐怕不能由我来记叙了。

关于美声的这许多事是美髯告诉我们的。而美髯是属于那种不用任何人告诉你就会知道的那种人。他有一部特意蓄起的修饰得很美观也很可观的胡子，这在当年年轻人中间的确不很常见。物以稀为贵，美髯的好处在于不用以性格鲜明昭人而性格鲜明，但坏处却也在这一点上。它使有些人看起来不那么顺眼。还有些人拿他当外国人。根据他体较矮肤稍黑的特点，大都猜测他从坦桑尼亚赞比亚之类来的留学生，他是美庐里与我们住西幢的女士很友谊的一位。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盯上迁到我们屋里住的一位小姐，追来比邻而居的。这可真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好开头，不是吗？

美庐是我给男士们居住的东幢起的雅号。老实说，美声和美髯这两个雅号也是我命名的。但叫开去的是阿潮，没想到有人听了不太高兴，这是我听到住美庐的方正把我们女士居住的西幢称为狼穴后猜想的。狼穴？什么意思，那我们不就成了三条母狼么？这形象可真有点不雅。可恶！这也使我特别注意方正，虽然没给方正起雅号。方正最初很少和我们往来，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后来我还知道方正是个有妻子又有孩子的男人，家就在校园内。可他居然来此独居，不见爱妻幼儿面，斯人独憔悴。这里面当然有个挺蹊跷的故事。然方正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我只能在他的故事门外踟蹰徘徊了。

阿可也是有家的。有家无室。丈夫辞了教职跑单帮，走得不知去向。我想肯定混得不好，混得好就知道去向了。再说，有几个读书人做生意发大财的？就可怜了阿可，带着胎儿住集体宿舍。肚子里的胎儿不显，我是从阿可每天吐两次里发现的。阿可每天一早一晚吐起来，我们这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就吱吱嘎嘎跟着抽搐。如果是我，我想我一定不要在这种情景下生什么孩子。阿可却满

怀做母亲的喜悦，一心一意在呕吐，在等待。不知她听谁说白城这片房子属于危房，不久要推倒重盖。这样她带着孩子将成为必迁户，可望能分间小套房，有家有室地安顿下来。

我真希望她的美好愿望能早一天实现。

看看，人人心里都有本要念的经。难怪白城像大街上流行的金项链，在我们这个阶层流行起来。一时间，茶余饭后，路谈巷议白城。再一时间，白城路径上人头相撞，窗门间人声相闻。夜晚，从簇簇阴影浓密的树丛里传出的不单是虫唧声，还有挺暖人心头的灯火了。

这时是春季，一场春雷陪送的暴雨跟着就来了。风摇窗棂，雨掀屋瓦，铺天盖地皆断枝碎瓦声。白城居民个个从被窝里拱出，见四处漏水淤灰，便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心中便有些后悔。更可恶的是雨过天晴，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就钻出好多好多的耗子来。那耗子奇肥硕，奇骄傲。目中无人，大摇大摆穿室而过。啃书架，翻衣裳，搬糕饼，移碗筷，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而且至此一来，再也不走，大有与我们分享白城地主的架式。怎么当初我们居然会把白城想象得那般花好月圆，那般世外桃源，如今在现实面前，还有什么说的？

大家一起要求搬回去。我想这么一搬来，那么一搬去，这就是一个周折，有周折便会生出故事。我强耐着心头的激动观看故事的演变。但闹搬家的人回来了，说校房产科答应大家暂住，他们将开会商量，要么彻底整修白城，要么推倒白城。总之，不会置年轻教师们于水深火热中而不顾。

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发生。美庐里学经济的方正一天不知从哪弄来几包花花绿绿的珠糖教我们喂耗子。将就着过吧，方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说：注意安全，千万别让小孩误食。阿可说谢谢你哇没事的。方正说你这屋里不是有个

儿童吗。

我们就这么着在白城安居乐业起来。

好久好久了，我一直想编一个精彩至极的故事来镇一镇我的同行。其实，我更想镇的不是同行，而是编辑，我要让所有退过我稿的编辑感到有眼不识泰山。捎带着，我也想镇镇我的读者们，我要让所有没读过我故事的读者感到痛失良机。可如今白城无故事，没甚大意思，我只好打起精神，履行我的天职，上讲台讲课去。

我刚才说想写精彩故事是为了镇谁谁谁的话其实不是真的。真的只有一个，在我的心底里深深地藏着呐，那就是我唯一想镇的是我的学生。哪怕我的故事普天下没人赏识，但只要有我的学生欣赏我就心满意足了。老实说，倘若没有几个好精彩的故事在我手里攥着，我将永远羞愧难当地面对学生。我到底是凭什么能教给学生编故事的技巧？我难道不是在哄骗学生，误人子弟？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讲台下那一双双像狼崽一样发着稚气纯真又有点蛮横索求的眼睛，我就感到一阵昏眩。上帝，哪一天他们发现我是在用连我自己都无法验证的理论来填哺他们时，他们一定会扑上讲台来，把我彻底撕碎的。

每次一念至此，我就手脚发颤，冷汗浹背。

这一次和以往的任何一次一样，我被职责驱使着走上讲台。丰颜，我对学生说。接着我要在黑板上写下我的姓氏名称，再按惯例写下我的住址，最后再加上一句非常欢迎同学们来我宿舍聊天。不过这句话往往白说。通常学生宁愿往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门槛里跨，也不愿找看起来几乎和他们一样年轻的教师玩。否则，一定也会产生许多年轻人所特有的激情澎湃的故事来。我把写上的地址擦了，因为我想起我现在搬到白城去了。于是又在黑板上写白

城狼穴。台下一阵骚动，我就把狼穴擦了。非常欢迎同学们来玩，我说，作为教师，我真不敢说我能教与你们什么，可作为朋友，我敢说我一定能够帮助你们什么就像我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一样。我说的的确是心里话，表情也虔诚，但我知道这也属于漂亮话之一，旨在联络感情。说也白说。

没想到星期天早晨，白城仍在酣睡，房前的空地上探头探脑闯进了二男三女。我当然不认识他们，我呆呆望着院子，想这幅情景异常美丽、这幅和现代楼房距离得很遥远的油画。房子四周是密密匝匝的植物，浓郁的绿汁浸透每一寸静谧的空间。突然，从相思树后面转出来一帮色彩明丽的年轻人。他们先去美庐，再过我们这边来。丰颜，美声隔着空地叫，你学生找你。我吓了一跳，揉揉眼，学生已站在门口，把过厅的光线都挤到屋外去。老师要不要脱鞋呀，女生挺嗲地问。不用不用，请进请进，我说，你们真早哇，真早！学生鱼贯而入，挺规矩地在我指点的地方坐下。不知是阿潮还是阿可把她们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我觉得这很不礼貌。为了弥补，我把学生引进我小屋。但小屋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外，已无法周转他人。为此我特缝了几个花花绿绿的坐垫，买些碎海绵装进去，随便搁在过厅的地板上，就是个很好用的客厅了。当然，如果阿可或阿潮要使用我也决不吝啬。学生又退回过厅坐下，我们便开始聊天。我问他们一些哪里人，生活还习惯学习紧张吗之类的貌似关怀的话，学生真诚的东瞧西看，做出一副认真好学的模样，提一些关于编故事的问题。我心中有数，极少数登门拜访的学生一般在中学时便向往编故事，对能编故事的大家们推崇备至。他们来这儿，通常只是为了表现这个特点。而且大都他们一去就很少再来。我猜想或许是他们从我的说教里明白编故事并不是人人想编就可以编的事，或许是看出从我这里根本就得不到什么关于编故事的教诲来。或许二者都不是。他们来

单纯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他们大约很想看看年轻老师们在生活里的真面目，当他们看到与他们的宿舍毫无二致，甚至因为年岁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积累更多、致使我们的宿舍更显得拥挤不堪时，好奇心很快得以满足。我曾经挺正经地向学校提建议，说如果不给教师招待学生的空间，那么教师永远只能跟学生隔着讲台到座位的界线。当然这意见提也白提，没人理会它。我和男生女生就这样东扯西扯的，早晨的太阳光把植物的绿影子印在我们的窗扉上，图案很精妙又很家常。男生女生终于站起来说要再见。我送男生女生出门，走过院子时，他们留驻脚步，看看四周在空中划出好几道金碧辉煌的凤尾竹的尾巴，瀑布似地冲泄流泛的三角梅，以及总像是在窃窃私语的相思树，年轻的脸蛋上非常光滑地流出真心实意的羡慕：老师你这儿可真美。美什么？我说，大兴安岭的秋天美不美？天高云淡，层林尽染，湖泊如镜，草地如茵，可惜你根本就站不住脚，拇指大的蚊子追着你抱头鼠窜。我说，美什么？这屋漏雨，有耗子，还有成群的蚊子苍蝇。

不知何时起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毫无美丽的想象浪漫的情调。我知道我不该这样。太务实了便无法超脱无法梦想无法灵气。我老是能从很美丽很精神的东西里面首先找出很物质很丑陋的东西。这样的心性用来编故事是否能成功我不知道，但用来做人却很失败。就像现在，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们明显现出扫兴的表情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残忍。老师，做一个纱窗吧，一个怯生生的男生像个居家过日子的老妪那样说：做个纱窗蚊虫就少多了。我们家就这么做的。

男生女生走了，美髯走过来看我，笑道：你的学生挺不错。挺不错？我挺不解地直眨眼。可以说是出色，那两个女生，美髯说，我班上还没这么出色的女生。我恍然大悟。怎么让你当教师，我笑道，女生岂不成了色狼嘴边的小羊羔。上帝作证，美髯说，你

搞清楚丰颜，欣赏美与性欲是两回事。我就是喜欢长得美丽的女生。美髯说着，一边用脚尖踢起沙土，纷纷的沙土落在我跟前：没想到丰颜你也是个这种人。假道学真愚蠢！

我愣在当地。接着我觉得美髯这人还真有点意思。

方正帮我装纱窗的事发生在美髯请我们狼穴人吃喝以后。我猜想如果美髯不请我们吃喝的话，也许我就不会有这从天而降的好运气。

这一天是周末，美髯来我们狼穴，先上阿可阿潮那边说半天，然后再上我这边来。他鞠躬躬腰地站在门口，样子便很恭谦。丰颜上回多有得罪，对不起，请多包涵。没关系我说。为了表示我的歉意，今晚我特置水酒一杯，敬请光临，美髯说。哪儿是哪儿呀，我笑道，大人不计小人过嘛，我才不会放心上呢。再说你也没错。美髯笑得意味深长，接着挺挺身子：说实话今天是我生日。恭喜恭喜我眉开眼笑，我最喜欢热闹了，有人请酒不喝白不喝，只是怎么好意思冒昧呢？美髯说你一定得来你不来阿潮和阿可都不来。有这么严重么我说。是有这么严重美髯说。那我只好赏光了我最后说。

临去美庐，我们三个人都悉心打扮了一番。阿可穿件非常可爱的孕妇服，保管全世界的女生看了都想有朝一日做孕妇。很平常的阿可因为腹部的胎儿倏然间就平添了一副自足自信雍容华贵的仪态。我后来自作聪明地知道阿可的孕妇服是为谁而穿的。不过现在，恐怕就是阿可本人大约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受了阿可的感染，我特意费了老大功夫新吹了个头发。阿潮本来一出门便有模特儿的架式，今天自然更光彩照人。难怪美髯不顾众多欣赏对象的羁绊，意志坚定直追狼穴，伴狼穴而居。总之今天我们都兴高采烈。外间人总以为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年轻人的世

界充满奇思异想。其实不然，我们学校的生活再单调贫乏不过。我至今无法编出个关于我们的精彩故事便是例证之一。出校门，我们兜里没两钱，浪费不起。呆校内，别看我们都为人师表的，可常常也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失仪态，大出人气。再加上诸如同行相妒隔行如隔山邻间咳嗽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等等等等现代综合症，可供我们欢乐的地盘委实不多也。如今搬至白城，白城虽破旧，却难得有此爱热闹的邻居，我们都看到了心中挺向往的那种风流倜傥的家居生活，由不得不兴高采烈。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访美庐。美庐的结构与我们住的一模一样。一大一小一厅一厨一厕。方正住小间，大间应是二美共居。但美髯竟从大间搬到一打开大门便长风直驱，星月相拥，里里外外一览无余的过厅来住。他在过厅角落的地板上铺了层厚褥子当床，三面墙上钉满各式各样的艺术品，然后就把剩下的地板当桌子了。我们脱了鞋，赤脚在地板上坐下。美髯说他就跪在地板上伏身作画的，又随意又宽敞，就是膝盖不如日本人的争气，麻疼。我们都觉得膝盖委屈一点不要紧，要紧的是房间布置得令人刮目一新心旷神怡别致有趣。美髯在地板上摊开一大堆熟食、罐头、饮料，并说厨房里还有青菜，活虾和海蛎。乌拉我说，这最好不过。美声说的确最好不过丰颜你去弄上来。我垂头丧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好好地把活东西变成死东西，我追求的境界是把死东西变成活东西。阿可说我去弄吧，这几样东西只要火旺油多就快得很。果然快得很，阿可刚进去就出来，苦着一张脸，说原先以为没事的谁知油一下去胃就跟着炸锅起来。美声便站起连声说我去我去。好不容易把那些东西弄上来，我发现除我之外，大家的心思都不在吃上面。阿潮瞪着一双无比美丽滋润的大眼睛在美髯满满三面墙的壁挂、图绘、彩塑上流连忘返。好有趣的好有趣的呀，阿潮扭动她矫健婀娜的身姿在局促的地板上来回走动。这是你画的吗你真